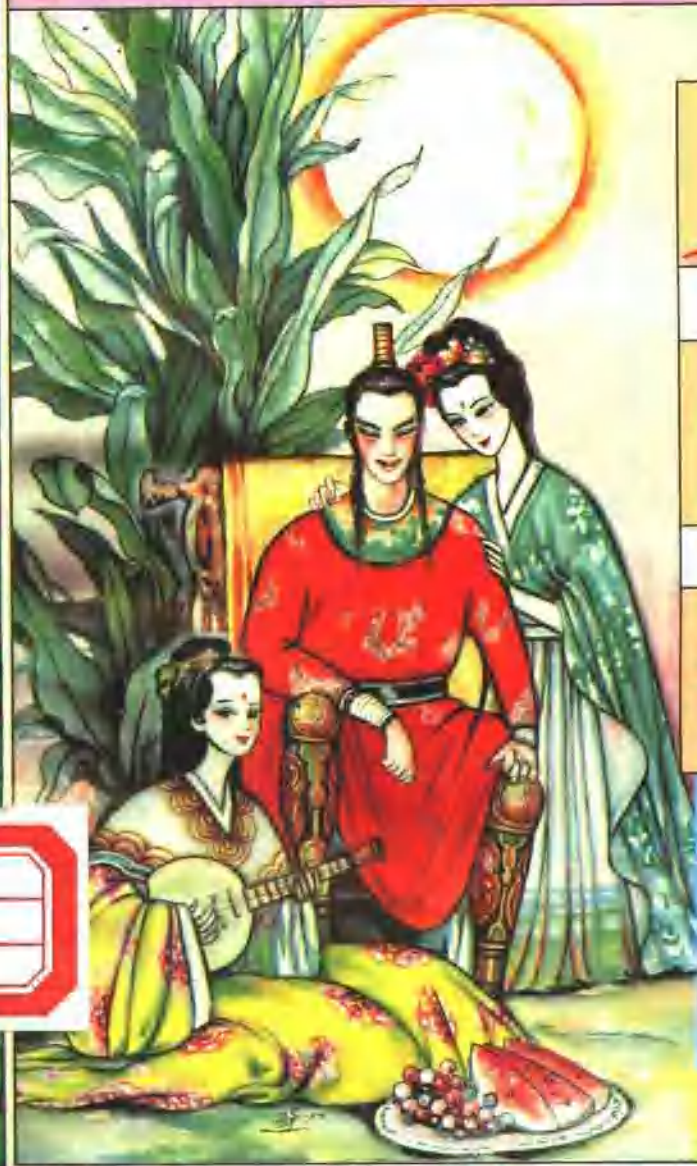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大

情

侠

第一部
上

金斗蒙杯

劍亭著

大情俠

第一部 金斗螢杯（上）

延邊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第一部)

本书为剑亭武侠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专叙九宫堡少堡主江玉帆带领游侠同盟围绕“金斗”“万艳杯”两种神器同邪魔之间带有斗智斗力故事。并维妙维妙地描写了一龙八美之间的传奇色彩的香艳故事。故行家称该书为侠坛“小红楼”。

九宫堡少堡主江玉帆生得玉树临风，丰神俊朗，且武功高超，福缘深厚。初入江湖，即有红衣女子莫名投送神器“万艳杯”，破落寺内，无意中又得战国宝刃“金斗”，同时又有从天而降的“十一煞”投于麾下，结为“游侠同盟”。至此，不谙武林风险的公子哥少堡主，亲率一众“恶人”，开始了纵横江湖的生涯。

游侠同盟中有个女魔头佟玉清，双十年华，冰雪聪明，暗恋盟主，却因而有微暇而自卑，幸得天赐奇

缘，服石龙丹，饮雪莲露，得与盟主双宿双飞；与此同时，飞凤谷的妙龄谷主陆贞娘，太湖湖主阮公亮的女儿阮媛玲，西域五老之一慈晕婆婆的弟子韩筱莉，江玉帆的小表妹朱擎珠，亦连翩接踵而至，均意在独占盟主。艳福无边的大情侠江玉帆，享尽了艳福也吃尽了红粉阵中的苦头。

豪情高涨的江玉帆在众女簇拥之下，剪大岭四害，杀甘陕双残，仰孟谷盗回万艳杯，虎头峰活捉邓天愚。不料，乐极生悲——早年被囚禁在仰孟谷的獠牙姬，静极思动，借口江玉帆侵犯了娘的囚地，欲再度出山，大开杀戒……

待摆平了獠牙姬，江玉帆又率一群佳丽及十一煞，赶赴青藏，凭万艳杯及金斗，破毒脱困，直取五邪。然而，娘方土司送来急信，由于恶人挑唆，天下龙首大会提前召开，声讨江玉帆横行天下的罪行，于是，少侠又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第一部完)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残刹追魂 | (1) |
| 第二章 | 游侠结盟 | (2 5) |
| 第三章 | 拜寿识艳 | (5 0) |
| 第四章 | 计陷红狐 | (7 6) |
| 第五章 | 秃头五虎 | (103) |
| 第六章 | 万里飘风 | (125) |
| 第七章 | 丐二援手 | (148) |
| 第八章 | 情晤媛玲 | (174) |
| 第九章 | 云崖热吻 | (198) |
| 第十章 | 绝谷猿妇 | (220) |

第十一章	深宅盗宝	(249)
第十二章	毒谷寻仇	(269)
第十三章	寻踪海怪	(293)
第十四章	石龙内丹	(317)
第十五章	玉姊受宠	(343)
第十六章	情关黑马	(369)
第十七章	醋海微澜	(392)
第十八章	幽咽天都	(418)
第十九章	火铁疗毒	(443)
第二十章	三战黑鹰	(467)
第二十一章	刀女示警	(503)
第二十二章	戏斗千僧	(517)
第二十三章	土司拜侠	(544)
第二十四章	冷窟香魂	(571)
第二十五章	无情无义	(596)

第二十六章	暴毙老魔	(620)
第二十七章	雪山圣母	(646)
第二十八章	雷音石陈	(669)
第二十九章	灵参欲火	(693)
第三十章	天魔神剑	(719)
第三十一章	蚌首罹祸	(745)

第一章 残刹追魂

太湖堤岸，桃红柳绿，轻风微拂，群英纷飞。

各门各派，黑道白道的武林人物身着劲装疾服，携带各式各样的兵器匆匆赶来，或独来独往，或三五成群，神色显得既紧张又神秘。

只有一位身穿银衫，玉树临风的俊美少年，手中拿着一把雕刻精致的玉褶扇，象个游人似的迎风轻摇，显得风采照人，怡人自得的样子，对那些江湖豪客如同陌路，视而不见。

这些来自三山五岳的豪客中，也有青春貌美的女中豪杰，她们见了这银衫少年也禁不住地顾盼神离，流目忘返。

银衫少年挥扇前进，星目流盼，看似流览湖光山色，实则对那些来自三山五岳的男女英杰，十分留意。

只见就近柳树下的数人中，一个健壮老者，正向一个黑衣道人，低声问：“张道长，你平素喜览古书，见闻广博，你一定熟悉巨阙古剑的详历？”

黑衣道人含笑谦逊说：“不敢，老英雄过奖了，贫道诵经之暇，的确常读古书，但对巨阙古剑的渊源始末，知道的也并不多……”

话未说完，一个在老者身后的虬髯壮汉，突然粗犷地说：“道长，你别跟俺卖关子好不好？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俺忍饥挨

饿，星夜赶来，也不过是想看看巨阙剑是个什么样子，俺可没有别的意思。”

话未说完，附近早已掀起一阵低笑。

银衫少年也忍不住笑了，他未便停步，继续向前。

前进中，又见另一组一个长衫中年人，面向几个青年人说：“巨阙剑乃上古神兵，两千多年来，扶正义，诛奸恶，有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据说，这柄剑在铸成之初，即可穿铜削铁，示警驱邪，所以越王视同神物。”

一个绿布劲衫青年惊异地问：“巨阙剑由春秋越国的欧冶子铸成之后，到现在两千多年了，真的还在呀？”

其余数人也纷纷附议说：“是呀，就是剑身不损不锈，剑鞘剑柄也早该烂了呀？”

长衫中年人解释说：“当然，如果久埋土中，两千多年来自然早已锈蚀不堪，巨阙古剑所以能传到今天而其锋利仍不减当年，一是前人的细心储藏；一是新剑主的爱护保管，所以才能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成为盖世神物。”

几个年青人觉得有道理，纷纷颌首称是。

一个健壮年轻人，有礼貌地问：“前辈，这次风传巨阙剑已在太湖出现，而且，持剑人竟是一个年纪十四五岁小孩，前辈认为这话可信？”

长衫中年人修眉微蹙，淡然一笑说：“这话当然不能尽信，但也不能不信，如果说持剑人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矮一些的可能还不如那柄古剑高，也的确有令人可疑之处……”

银衫少年听至此处，业已走了过去，他对这件早已传遍大江南北的惊人消息，丝毫不感到新奇。

他停身岸边，举目远眺，望着湖中峻秀青翠的君山，想到自己的负气东来，不禁有感而发地低吟道：“青山绿岭妖魔动，

翠堤碧湖沥血腥！
群英汇聚为古剑，
捉风扑影一场空。
力挽狂澜布罗网，
万里迢迢为豪雄，
纵使粉身遭惨祸，
只为一诺千金重。”

他虽然轻声低吟，但附近十丈之内的男女英豪们，却个个听得清楚，俱都面色一变，纷纷惊异地向他望来。

银衫少年见附近群豪的议论声突然停止，心中一惊，顿时惊觉，他看也不看一眼群豪，转身走了。

由于银衫少年的转身举步，群豪才发现他足下穿的竟是一双粉白厚底的亮缎乌靴，这的确令他们感到费思。因为一般武林豪侠，多穿剑履快靴，为的是轻灵快捷。

就在群豪迷惑之际，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怒马痛嘶，群豪一惊，纷纷转首，银衫少年也止步回头。只见百丈以外，尘烟滚滚，旋风飞腾，蹄声急如骤雨，显然不止一匹。

但是在尘烟的前头，却仅有快马一匹，疾如奔雷般向着这面飞驰来。银衫少年凝目一看，只见马上一人，躬身伏在鞍上，不停地探鞭打着马股，看来那人已经身负重伤。

那匹马好快，眨眼之间，已到了十数丈外，也看清了那人马后三十余丈处，也风驰电掣般地紧追着二十多骑。

说时迟，那时快，当前一匹快马，昂首竖鬃，连声痛嘶，挟着滚滚扬尘，带起呼呼劲风，飞驰而至，直向银衫少年冲去。

群豪目光随着快马一看，这才发现银衫少年仍愣愣地立在原地未动，因而，不少人惊得脱口惊叫，尚有数声女子的尖锐娇呼。

银衫少年并非真的吓呆了，他是要看看当面疾奔的快马上是何许人物，但马奔得实在太快了，就在他刚刚看清马上是位褐衣中年人的同时，马已到了他的身右，马上也响起一个极痛苦的低沉声音：“请……接住……”

话音未落，一个红影已到了他的面前。

银衫少年顾不得拉马，伸手如电，立即将那团红影接住，人手方知是用鲜红绸包着一物，体积大如蜜桃，他无暇察看，迅即放入怀内。

也就在同时，后面紧追的二十多骑，也到了近前。银衫少年身负重托，不敢怠慢，借着飞腾的滚滚尘烟，飞身疾退，迅即隐身在一株柳树下。同时，他也看清了二十余骑的快马上，俱是身着黑缎劲衣的彪形大汉，个个携有兵器，唯独当前马上一人，是个身着鲜红劲衣，背插双刀的妩媚女子。

银衫少年尚未看清她的美好面庞，她已飞驰电掣般地驰过去了。他正在望着出神，不远处突然响起一个清脆娇滴的少女声音问：“公子可曾被马撞到？”

银衫少年心中一惊，急忙定神，只见眼前一丈处已多了一个侍女装束的美丽少妇，正眨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向着他笑。

青衣侍女一见银衫少年的呆相，不由扑哧一笑说：“公子，我家小姐问您可曾被马撞到？”

银衫少年一听，不由迷惑地问：“什么，你家小姐？”

青衣侍女转身一指，笑着说：“喏，您看，那就是！”

银衫少年循着指向一看，不知何时，七八丈外的柳树下，已多了一顶竹帘小轿，尚有三个侍女，各穿红黄绿，还有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中年仆妇，分别站在小轿四周，显然是对轿中的小姐严加保护。

因为，已有一个华服青年，率领着十数劲装壮汉，缓步向轿

前走去。

这时扬尘已被湖风吹去，但他仍看不清轿内的女子的衣着面目，仅能看到一个纤细而娇小的身影和隐隐闪光的风钗珠玉。

银衫少年担心眼神外露，不敢运集目力，但他断定这位小姐必是大有来头的女子，只不知她何以对他的安危如此关注？继而一想，暗吃一惊，心想：莫非她已看到马上中年人丢给了我一件东西不成？心念间，又听青衣侍女忍笑催促问：“喂，我家小姐问您被马撞到了没有？”

银衫少年一定神，赶紧摇头一笑道：“没有，没有！”

青衣侍女也绽唇一笑说：“没有就好。”

说罢转身向轿前走去。

银衫少年有鉴于责任重大，决心尽快离开此地，不管马上的中年人是哪一条道上的英雄豪杰，是正或邪，在未明了对方的来路前，那件红绸小包，都不容许在他手中丢掉，这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道理。

心念已定，转向西走去，同时，本能地回头看一眼柳树下的竹帘小轿。

回头一看，着实一惊，因为四个美丽侍女已将竹帘小轿抬起，而那个黑衣少女的炯炯目光，也正在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看，忽然要向他追来。就在这时，横在小轿前的华服青年以及十数青衣大汉，已横拦在轿前。

只见身着华服的青年双手抱肩，黄白面皮上挂着涎笑，弯着上身向轿内看，嘻嘻一笑说：“美人前来游湖，轿都没下，帘都没启，怎么好意思就走呢？”

银衫少年一见，立即停下身来，他忘了这是摆脱轿中女子的最好机会，反而担心华服青年会向轿中女子无理纠缠。

心念间，轿前的黑衣少女妇，已瞪目叱声说：“快闪开，你可别自讨没趣?!”

华服青年突然一收涎脸，沉声说：“大爷要看的是轿中美人，可没兴趣看你这个黄脸婆，快快闪开让大爷看看。”

黑衣少妇上前两步，怒声说：“这里哪有什么美人？快闪开，别误了我家小姐的正事。”说话之间，神色焦急，不时看一眼银衫少年。

银衫少年被看得心中一惊，觉得非万不得已，还是不要过去，一旦被缠住，再想脱身就难了。心念间，华服青年又涎脸一笑，抬手一指四个标致侍女，望着十数大汉，轻浮地笑着说：“喏，你们看，仅这四个抬轿的丫头，就这么清丽绝俗，令人着迷，那轿中的小姐，岂不更要风华绝代，美如西子了吗？哈哈……”

说着，竟自得意地哈哈笑了。立在华服青年左右的十数大汉，也随着轻浮地哈哈笑了。

但是，抬着小轿的四个俏丽侍女，俱都神情木然，看也不看对方一眼，显然是没有将那些人放在眼内。

黑衣少妇目光一动，突然大声说：“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多的英雄豪杰，居然胆敢拦阻妇女，你就不怕那些大侠们出来惩治你们吗？”

岂知，华服青年非但不怕，反而仰面一阵哈哈狂笑道：“普天下，又有谁愿意尝尝，大爷我的食骨断魂沙的味道呢？”

黑衣少妇一听，食骨断魂沙，神情也不由一惊，静静围观的群豪中，确有些人而带不平之色有意过来，但听了食骨断魂沙后，神色一惊，又都却步不前了。

银衫少年久闻大巫山毒鬼谷的食骨断魂沙歹毒无比，祸害江湖，不知害死多少豪杰侠士，黑白两道人一提起毒鬼谷，无不惧怕三分。眼前的华服青年，可能就是毒鬼谷为害多端的三个小

子之一，他觉得绝不能放过今天除去此獠的机会。

正待转身过去，惊闻轿中有声娇滴地说：“张嫂，惊就掀开轿帘让他看一看吧！”被称为张嫂的黑衣少妇，略微迟疑，随即应了声是，转身走到轿前，握住竹帘横杆，右臂一挥，将竹掀上了轿顶。

竹帘一开，银衫少年的星目一亮，神情不由一呆！因为小轿内真是一位国色天香，芳华双十的绝美少女。

绝美少女着一身藕色绸衣绫裙，外罩一件紫缎无袖长袍，高挽的秀发上，斜插一支含珠飞凤，右边云鬓上，是一排细小银针翠花，项扣着金环，肩缀着玉惊，雍容华贵，美如仙子，绝世无双！

也就是在轿帘掀起，银衫少年神情一呆的同时，只见紫衣少女玉手轻举，微抚右鬓，一丝寒光，电射而出，轿前那已看呆的华服青年，突然一声惨叫，立即翻身栽倒，在地上急烈翻滚，不停地凄厉惨嚎。

十数劲衣大汉一见，大吃一惊，惧都慌了，竹帘一落，小轿立即向前，被称为张嫂的黑衣少妇扶着轿顶，直向银衫少年这面走来。

再看堤上群豪，大都惊异地望着紫衣少女的竹帘小轿，也有一部分奔向凄厉惨叫的华服青年。

银衫少年见无人注意，启身走下湖堤，迅即进入林内。就在他奔进林内的同时，西北处已传来一阵急如骤雨的马奔声。

银衫少年心中一惊，不知是否方才追过去的马队又回来了，马上那个中年人逃脱了没有？他有心回去看一看，但紫衣少女的小轿，已到了他方才下来的堤岸上，似乎正急急向树林这面追来。

于是，他再不迟疑，展开轻功，直向正北驰去。

他一面飞驰一面凝神静听，他发觉紫衣少女等人并没有追

来，继续飞驰一阵，才将身形慢下来。

于是，在一处林中空地刹住身势，先游目察看了一眼林内，才将怀内的红绸小包取出来。他匆匆解开绸包一看，两道剑眉立时蹙在一起

因为绸包竟是一个雪白丝绵裹着的大酒杯，在酒杯的底部，有一朵精工细绘的牡丹，花纹凸出底面，十分鲜艳，宛如真花一般。

银衫少年看后，不由哑然笑了，心说：“原来是一件古董，我还以为是什么轰动武林，价值连城的宝贝呢！”

心念间，翻过杯底一看杯口，发现尚有一张用原朱写着红字的纸条。取出纸条一看，上面仅写着两行十个字：“十五仲秋夜，天都赏月人。”

银衫少年看罢，这才发觉手中的牡丹花杯，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只是猜不透字条的含意和玄机。仔细观看特丹花，非玉非石，非陶非瓷，不知是用什么烧的？刻的？还是铸的？用指一弹，清越好听，十分悦耳，余音缭绕林间，久久不绝。

正看得出神，忽然一声马嘶，远由太湖方向传来。

银衫少年衫袖一拂，飘身而下，展开轻功，直向山林驰去，他要进入山区暂避一避，在未明了杯子的来龙去脉前，他绝不能将杯子交给任何人。

驰进山口，穿林过谷，不觉已深入山区。一阵凉风吹来，迎面上突然浇了一滴凉凉的雨点。

银衫少年一惊，急忙刹住身势，抬头一看，天空乌云滚滚，有如万马奔腾，眼看就要大雨倾盆了。焦急间游目一看，发现就在前面百丈外的松竹杂林间，有一角殿脊飞檐逸出来，心中一喜，顺势飞身向前驰去。

进入松竹杂林，方始发现前面寺院的红墙，业已残缺倒塌，

原来是一座破落寺院。到近前一看，竟是侧殿的后檐，殿墙大部分倒塌，由院外可以看到寺中荒草及藤，断瓦遍地，到处是蛛丝鸟粪，荒凉可怖。

银衫少年虽觉寺院荒凉残破，但总有一角遮避雨，是以无暇多想，飞身纵入侧殿，大雨也倾盆而下。

进入侧殿一看，这才发现中央的巍峨大殿，门窗完好，大都齐全，仅西南殿角已塌下来，由于雨急风大，侧殿一角无法遮雨，银衫少年沿着残破殿廊，再向中央大殿奔去。就在他奔至大殿下的同时，大殿内竟传出许多人的谈话声。

银衫少年心中一惊，倏然刹住身势，他确没想到在这深山破寺内，居然还有人住？屏息静听，殿内的人似乎都在低声自语：“痒痒抓抓……”

“越痒……越抓……”

“痒？……抓？……他奶奶的，天下哪有这样的对联？”

由于雨声哗哗震耳，加上殿脊上不时吹落的一片片断瓦，银衫少年无法听清那些人在自语些什么？

突然一个高嗓门的女子埋怨说：“老杂毛，你出的这是什么对联？抓抓痒痒的难听死了。”

接着一个男子嘻笑的声音，充满了得意。

银衫少年听得迷惑，根据那女子的称呼老杂毛，这座破庙显然是座道观，但观内怎会有女子呢？

心念间，屏息走到落地窗门前，悄悄探首向内一看，但他第一眼看见的，竟是一个身穿破僧衣的光头和尚。

光头和尚大约四十余岁年纪，浓眉大眼，一脸的煞气，那身破僧衣，都是油污，已分不清是深灰，还是月白色的，他坐在破供桌前，背倚桌腿，翻着两只有神大眼睛往上看，显然是在苦思。

高大的破旧神龛上，深垂着布满蛛网的褪色黄幔，看不见里

面供奉的是什么神。倚坐在破神龛上，是一个左颊上有道刀疤的魁梧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绛紫劲衣，虎眉豹眼四方嘴，颊下蓄着短鬃，身旁放着一柄金光闪闪的独脚铜人，看来至少四五十斤。

在离刀疤中年人 不远的断木上，坐着一个年约二十一二岁的花衣女子，不胖不瘦，雪白的面皮，挺直的鼻子下有两片富有魅力的红唇，她正紧皱柳眉，闪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一望而知是个精明人物。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她雪白的脸蛋上生了几个白麻子。

挨白脸麻面姑娘坐在地上的，是一个身材瘦削，年约二十五岁的年轻秃子。

年轻秃子穿着一身黑绿衣裤，腰间挂着一到峨眉刺，两手抱着双膝，一对小眼盯着脚前的地，嘴唇牵动，正在自语。

再其次，才是头戴黑缎道冠，身穿水火袍的老道人。

打量未完，突然，一个粗犷的声音，生气地说：“老杂毛，换个别的题目好不好？这个下联俺他娘的实在对不上来……”

话未说完，瘦小老道已得意地说：“对不上来最好，盞茶工夫之后，你们就要跪在贫道的脚下高呼千秋了。”

其余男女几人纷纷大声反对说：“不行，不行，你出的是啥对子？不文不雅，不伦不类，简直是狗屁！”

瘦小老道脸色一沉，冷冷一笑道：“哼，道儿是你们出的，点子是你们出的，我说上联，你们对下联，也是你们同意的，怎么？眼看着我赢了，你们又变卦了？”

话声甫落，突然由殿门下跳起一个缺了一条左胳膊的彪形大汉，粗犷地怒声说：“俺不是变卦，俺是想通了，你分明知道俺大字识不了两个，你偏偏要俺答对子，这不是逼着俺老公鸡翻蛋吗？”

瘦小老道小眼内精光一闪，面上立现杀气，缓缓地站起来，